

目 錄

論文		
1	陳劍	說「昔」字並論「𠄎」形的真正來源
47	段陶	西周金文所體現的宗法關係及貴族家庭分化
79	李洛旻	《儀禮》的「乃」、「遂」和「不」
109	蘇榮譽 李繼光	漢中山靖王劉勝墓錯金博山爐及其製作技術研究——附論漢代失蠟法及其鑄造工藝傳統
139	張瀚墨	Witchcraft and Witch-hunting in the Later Years of Emperor Wu's Reign: A Reappraisal
217	張曉宇	北宋太廟時享爭議中的禮學理念
251	肖鵬 王兆鵬 陳思晗 周彥成	范仲淹〈漁家傲〉地理現場勘查報告
285	董就雄	Lingnan Plum Blossoms as a Vehicle for Building Self-Image: A Study of Liang Peilan's (1630–1705) Poems on Plum Blossoms
317	謝貴安	新中國南明史研究學術綜述
367	葉楚炎	《儒林外史》原貌問題新論
397	姚道生	《三巴集》編訂考論——從版本問題到詩人形象及「天學詩」的界定
435	蔡典娉	饒宗頤「學者型」書法的文化內涵探論
書評		
459	Olivia MILBURN	<i>Zhou History Unearthed: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</i> . By Yuri PINES
465	唐佩璇 周睿	<i>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</i> . Edited by Ping WANG and Nicholas Morrow WILLIAMS
473	程羽黑	<i>China's Philological Turn: Scholars, Textualism, and the Dao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</i> . By Ori SELA

Contents

Articles		
1	CHEN Jian	The Character <i>xi</i> 昔 and the True Origin of the Form <i>zai</i> 𠄎
47	DUAN Tao	Patriarchal Systems and Sublineages as Reflected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
79	LEE Lok Man	A Discussion on the Use of the Function Words <i>nai</i> 乃, <i>sui</i> 遂 and <i>bu</i> 不 in the <i>Yi li</i> 儀禮
109	SU Rongyu, LI Yaoguang	A Technical Study of the Gold-inlaid Bronze <i>boshanlu</i> (Mountain censer)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Liu Sheng (165–113 BCE) and Its Manufacturing Processes: With a Side Discussion on the Lost-wax Process in the Western Han (206 BCE–9 CE) and the Pertinent Casting Tradition
139	ZHANG Hanmo	Witchcraft and Witch-hunting in the Later Years of Emperor Wu's Reign: A Reappraisal
217	CHEUNG Hiu Yu	Controversy over the Ritual Intent in the Seasonal Sacrifices of Song Imperial Temple
251	XIAO Peng, WANG Zhaopeng, CHEN Sihan, ZHOU Yancheng	A Field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Fan Zhongyan's "Yujia ao"
285	DUNG Chau Hung	Lingnan Plum Blossoms as a Vehicle for Building Self-Image: A Study of Liang Peilan's (1630–1705) Poems on Plum Blossoms
317	XIE Guian	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in Post-1949 China
367	YE Chuyan	A New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the <i>Rulin waishi</i>
397	YIU To Sang	A Bibliographical Study on the <i>Collection from Sao Paolo (Sanba ji 三巴集)</i> : From Edition-related Issues to the Image of the Poet and the (Re-)Definition of Catholic Poetry (<i>Tianxue shi</i> 天學詩)

- 435 **CAI Dianping**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Depth of the “Scholarly Calligraphy” of Jao Tsung-i
- Book Reviews**
- 459 **Olivia MILBURN** *Zhou History Unearthed: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*. By Yuri PINES
- 465 **TANG Peixuan, ZHOU Rui** *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*. Edited by Ping WANG and Nicholas Morrow WILLIAMS
- 473 **CHENG Yuhei** *China’s Philological Turn: Scholars, Textualism, and the Dao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*. By Ori SELA

說「昔」字並論「𠄎」形的真正來源*

陳劍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

殷墟甲骨文中已多見之「昔」字，與所謂「遠古水災」、「大洪水」云云完全無關。其形應分析為从「日」从「兩重或三重鋸齒形相錯的筆畫形」得聲，本義確為「往日」、「昔日」，但就是一個普通形聲字，其中並無多少所謂「文化信息」。其聲符部分本可獨立成字，其字亦或作他字聲符，象「粗糙皺皺」之形，可以看作「腊、敲」等字共同的表意初文，也可以說為抽象意義的相錯之「錯」的表意初文。

甲骨文中用表「災」之字的𠄎類形體，係在水災之「災」的表意字中間加注「才」聲者之形的簡體，與後來的所謂「𠄎」字並無沿襲傳承關係。「災（災）」字全體應係由「熿（熿）」字省略變形而來，「𠄎」形實來源於「𠄎/𠄎（𠄎）」字上半聲符「由」旁寫法的變體，最初亦未必曾獨立成字。

關鍵詞：字源說解 「昔」字 「𠄎」形 「𠄎」字

*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「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」（批准號：20VJXT018）的成果。

壹、說「昔」字

一、有關字形與諸說

「昔」字殷墟甲骨文中已多見，略舉數形如下：¹



其中「日」旁或位於下方，或位於上方。除去「日」旁的部分，則可描述為「兩重或三重鋸齒形相錯的筆畫」形，以下或用「△」代表。

對「昔」字構形的說解，似乎是從一開始就異議不大的。葉玉森〈說契〉解釋謂：

《說文》：「𠄎，乾肉也。从殘肉，日以晞之。與俎同意。」籀文作𠄎。按籀文乃「腊」字。古必先有「昔」，乃孳乳「腊」。契文「昔」作𠄎，从𠄎，乃象洪水，即古「𠄎」字；从「日」，古人殆不忘洪水之日，故制「昔」字取誼於洪水之日。智鼎作𠄎，上亦从𠄎。（原注——奚度青曰：「昔从『𠄎、日』，說至精。揚子《法言》所云：『洪荒之世』，即古『昔』誼。」）²

這是迄今仍影響最大的一般講法。如《甲骨文字集釋》李孝定先生按語謂：「葉說是也」，³《甲骨文字詁林》姚孝遂先生按語謂：「葉玉

1 參見李宗焜編著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中冊，頁411-412。劉釗主編：《新甲骨文編（增訂本）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402。
2 葉玉森：〈說契〉，《學衡》第三十一期（1924年），「述學」，頁1b；收入于省吾主編，姚孝遂按語編撰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第2冊，頁1104「昔」字。後引諸說亦多見此，不再一一詳注。
3 李孝定編述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（南港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0年），第7冊，頁2210。

森說『昔』字之形體是對的。許慎據小篆訛變之形體立說，故多舛誤。」⁴當今古文字學者的一般看法，如近年林澧先生亦謂：

（古文字）字形上也保存有很多歷史信息，比如甲骨文「昔」字，上面或下面是幾道波浪形符號，商朝創造這個字的人認為以前是有過大洪水的，這是一個很客觀的證明。⁵

所謂「大洪水」云云，現所見各種論著，從學術性研究者到通俗讀物，或有更多闡釋發揮，乃至聯繫到諾亞方舟云云為說。其例殆不勝枚舉，不必具引。

其他還有一些影響不大的講法。例如，或說「昔」字除去「日」旁的部分像「蛙」形云云；⁶或謂「昔字的字形表示太陽曬土坡。本義為『曬乾』，與『晞』同義」；⁷或謂「本義為日落前後即傍晚時的浪潮。本義為汐」；⁸或謂「『昔』字的本義為『太陽落下至星出之前的那段時間』，進而引申為『古昔』義」；⁹或謂「『昔』的本義是由日落而引申出的『從前』、『往日』」義，¹⁰等等。諸說皆從表意字的角度立論作解，與我們的看法有根本性分歧，不再具引評述。

我認為，對「昔」字說解最重要的突破，是劉釗先生指出的其字當係形聲結構之說。他認為，「昔」字當分析作从「日」从「𠄎（災）」聲，並謂：

4 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1106。

5 故宮博物院編：《甲骨文入選「世界記憶名錄」發布會暨「甲骨收藏與絕學振興」高峰論壇紀實》（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44。

6 馬孝亮：〈對兩個甲骨文字的探源〉，《中原文物》1988年第4期，頁55。

7 何金松：〈釋「昔」「腊」〉，《華中師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984年第1期，頁119-121。

8 張玉金、高虹主編：《全功能漢語常用字字典》（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110。

9 王穎：〈釋「昔」〉，《語文學刊（高等教育版）》2011年第7期，頁35-36、40。

10 馬之燾：〈「昔」字本義探究〉，《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2020年第5期，頁59-62。

……(葉玉森)將「昔」字視為會意字的解說早已被古文字學家所接受，多年來似乎已成定論。其實這個說解是錯誤的。昔字應是從日𠂔聲的形聲字。古音昔在心紐，𠂔在精紐，皆為齒頭音，從昔得聲的𠂔即在精紐。故昔、𠂔聲近，昔從𠂔應該是起聲符的作用。¹¹

其後的說解者，即或折衷調和、猶疑於會意與形聲兩說之間。例如，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既謂「會遠古洪水成災之意」，又謂「𠂔亦聲」云云；¹²《說文新證》謂「會意，可能『𠂔』兼有聲符的功能」云云。¹³凡此皆尚可略作補正。

二、「昔」字當為形聲結構補說

(一)

首先，△是可以獨立成字的。賓組甲骨文有一版「昔且(祖)丁」云云正反對貞兩辭，其中一形「昔」字沒有「日」旁而僅作△：



《合集》1772 (《乙編》7492)



同版對貞者 (《乙編》1968)

劉釗先生已舉此為證，來說明「昔」當是形聲字。研究者或仍說前一形為「會意字的省形」云云，¹⁴實則大可不必。

此外，《合補》5067 賓組卜辭又有如下一形：

- 11 劉釗：〈釋甲骨文𠂔、義、蟪、敖、𠂔諸字〉，《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》1990年第2期，頁8-9；收入氏著：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05年），頁1-4。又參見氏著：《古文字構形學（修訂本）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245-247。後引劉釗先生說皆見此。
- 12 黃德寬主編，黃德寬等著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），第2冊，頁1630-1631「昔」字。
- 13 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（二版）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4年），頁537-538。
- 14 黃天樹：〈說殷墟卜辭中一種特殊的「省形」〉，收入氏著：《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136。



其辭云：「貞：牛角不口△（昔）□。」現所見多種工具書如《甲骨文合集補編·釋文》、《甲骨文校釋總集》、《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》等，以及漢達文庫釋文，皆逕釋作「災」，且以其辭為全辭，恐不確。《合補》5067 即《甲零》97，陳邦懷先生考釋云：

𠂔字，從兄邦福說：「疑是昔之初字。」邦懷按：𠂔象齒牙交錯〔引按：此參後文〕。疑是錯之初文。《考工記·弓人》曰：「老牛之角紛而昔。」鄭眾云：「紛，讀為『𠂔』之『𠂔』。『昔』，讀為『交錯』之『錯』。謂牛角角理錯也。」卜辭所問「牛角不口昔」，蓋為製弓之事也。¹⁵

所疑「𠂔」形為「錯之初文」云云，以及與「牛角」相聯繫為說，都是很有道理的，詳後文。不過，由於其辭頗殘，又缺乏同類辭例的印證，所謂「蓋為製弓之事也」之說是否符合事實，則很難說。按古書記載，祭祀之牛的規格往往以「角」之大小長短為度，如《詩經·周頌·良耜》：「殺時犉牡，有掾其角。」毛傳：「黃牛黑脣曰犉。社稷之牛角尺。」《國語·楚語下》：「郊禘不過蘭栗，烝嘗不過把握。」又《禮記·王制》：「祭天地之牛角蘭栗，宗廟之牛角握，賓客之牛角尺。」甚或因牛角出問題而不用，即《春秋》成公七年所記「鼯鼠食郊牛角，改卜牛。鼯鼠又食其角，乃免牛」云云。此辭關注「牛角」是否「昔」，即「文理交錯」（詳後），表明其牛老到一定程度，亦可能係與占卜祭祀所用牛牲有關。



- 15 陳邦懷：《甲骨文字零拾（附考釋）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），頁29b，第97片考釋；收入宋鎮豪、段志洪主編：《甲骨文獻集成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第3冊，頁417。因《合集》未收此版（《合補》5067），歷來《甲骨文字集釋》、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等工具書亦未收陳說（唯松丸道雄、高嶋謙一編：《甲骨文字字釋綜覽》〔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93年〕，頁313，第1349條「𠂔」等形下略錄），故似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到並加引用。

(二)


其次，除了「昔」字，△亦可作其他字的聲符。

劉釗先生指出，甲骨文中「藉」字或作如下之形：







上舉《合集》626 與北圖 2375，李愛輝先生已將其拼合，完整辭例為「其出（有）藉。○亡藉。」¹⁶《合補》2319 辭例同。前者即从△得聲；後者之形，則應理解為在前一類字形基礎上添加繁飾「口」旁，而非从△之繁形得聲。此猶「族」字甲骨文或作（《合集》33017）之類，其例甚多。西周金文「藉」字或作（令鼎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2803），亦應係最下从「口」形而非「日」形者（亦即全字尚非从一般的「昔」聲）。

西周金文中亦有从△聲之字，與「庶」字通用。謝明文先生指出：

厝觶（《集成》6509）「乙丑，（厝）賜貝于公仲，用乍（作）寶尊彝」與庶觶（《集成》6510）「乙丑，公仲賜庶貝十朋，庶用乍（作）寶尊彝」相比較，兩者記日干支相同，內容相近，「賜」的直接賓語都是「貝」，施




¹⁶ 李愛輝：〈甲骨拼合第 286 則〉，收入黃天樹主編：《甲骨拼合五集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9 年），第 1065 則，頁 66（圖版）、293（說明與考釋）。

事都是「公仲」，只不過厝觶用被動句，庶觶用主動句而已。並且兩者均出自琉璃河西周早期燕國墓地的 M251，又「庶」、「厝」音近，兩者應是指同一個人，這是早期人名假借之例。¹⁷

按从「石」聲之「庶」字與「昔」聲字在古書中亦多有相通之例，¹⁸此說無疑是可信的。同時，是否即與後世的「厝」字相對應，及其與「庶」字在文字學上的關係，也都還可進一步討論。因庶觶中的「庶」字作形（原作反書，已翻正），二者外部之「厂」形全同，形也有可能係在形之「庶」字基礎上，將其除「厂」形部分外全體替換為另一聲符（即本文所說「△」）而成。

(三)

以上我們在劉釗先生所舉之外，對甲骨文中△獨立成字和作他字聲符者各補充了一例。結合起來看，「昔」字應分析作「从日从△聲」，當無問題。其字以「日」為意符，本義就應是「往日」、「昔日」，亦正與「昔」之基本常用義相合。有關論證的邏輯重點在所謂「獨立成字和作他字聲符」，這跟我以前曾詳細討論過的甲骨文「安（安）」字與「穢（穢）」字情況很接近，可以互相印證。


甲骨文的「安（安）」字，除去意符「宀」之外的部分「女」，既可以單獨成字（如、），又可以作其他字的聲符（如，與「侃」通用），從而可以推知，「安（安）」也該應是一個从「宀」从「女」的形聲字。¹⁹

甲骨文「戠」字（、等形）所从的△形，應理解為「樞杙」、



¹⁷ 謝明文：〈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〉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博士論文，2012 年），頁 578。參看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 020：謝明文〉，2020 年 8 月 28 日。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。檢視日期：2021 年 4 月 20 日。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627>。

¹⁸ 參看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），頁 367，「庶通昔」條。此外，「斫」與「斲」最初應同字，亦其例。

¹⁹ 陳劍：〈說「安」字〉，收入氏著：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（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7 年），頁 107-123。












「木樁」義之「櫜」字的象形初文。它應該也可以獨立成字，現雖未見，但從文字系統仍可推定。「戠」字即从「戈」从「𠄎」得聲，「𠄎」字中「𠄎」亦兼作聲符（此猶从「△」聲者除「藉」字異體外者亦另有字）；

「戠」或加「口」旁繁飾作（此猶「藉」字異體之作與）；

另有从「日」為意符者（金文之），應另有其本義（有可能就是表示卜辭數見的「日戠」之「戠」的專字；其字亦或作），演變為後來的「戠」形，亦猶从「昔」聲者即演變為後來的「藉」形。²⁰

（四）

但是，△應與所謂「𠄎」字無關（關於甲骨文一般釋為「𠄎」字者，詳本文第貳部分）。從讀音看，「𠄎（災）」與「昔」雖然聲母相近，但前者韻部為之部，後者為鐸部，兩部關係極為疏遠，「昔」字恐難以說為从「𠄎」得聲。從字形來看，如下所述，亦頗有不合之處。

△與甲骨文所謂「𠄎（災）」的有些字形確實非常相近，甚至可以說完全相同，如「𠄎（災）」之作（《合集》6040正）、（《合集》17206）、（《合集》5933）和（《合集》17207）等等。但一方面，△只是與「𠄎（災）」之多種寫法中的某一類字形相近同，而跟「𠄎（災）」之一般形不合。此點於花東甲骨看得最為清楚。在這同一批卜辭裡，「昔」字作（35）、（548），而「𠄎（災）」字則作（206）、（247），二者寫法區別極為明顯。另一方面，甲骨文一般釋「川」之字或作（《合集》18915）、（《合集》28180）等，亦與上舉花東甲骨那類豎寫的「𠄎（災）」字近於形體混同，跟我們所說△與用為「𠄎（災）」者只是有部分形體混同情況相類。由此可見，即使有某些寫法相同，也不是必然就得認為同一字的，△從字形看亦不必為「𠄎（災）」。

²⁰ 以上參看陳劍：〈殷墟卜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〉，上引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頁414-417。

三、「昔」字聲符的本義

簡而言之，我們認為，作「兩重或三重鋸齒形相錯的筆畫」形的△，應該理解作象「粗糙皺皺」（楊寶忠語）之形，可以說為「腊、𠄎」等字共同的表意初文。如果著眼於「表示抽象意義」這一層，即如前引陳邦懷先生之說，將△說為相錯之「錯」的表意初文，亦未嘗不可。

從語言學上講，从「昔」得聲之字多有「粗糙皺皺」的語源義，研究者已多言之。此舉論述較詳的楊寶忠先生說為例。《論衡·卜筮篇》：

《傳》或言：「武王伐紂，卜之而龜糶。」占者曰：「凶。」太公曰：「龜糶，以祭則凶，以戰則勝。」武王從之，卒克紂焉。

楊寶忠先生謂：

「糶」字不見於他書。……寶忠謹按：……今實考之，「糶」字从兆，昔聲，當即「𠄎」之區別字也。

《爾雅·釋木》：「槐，小葉曰榎；大而𠄎，楸；小而𠄎，榎。」郭璞注：「老乃皮麤𠄎者為楸，小而皮麤𠄎者為榎。」《廣雅·釋言》：「𠄎，𠄎也。」王氏疏證：「𠄎，曹憲音昔。𠄎之言錯也。《爾雅·釋木》：『楛，𠄎。』郭璞注：『謂木皮甲錯。』《西山經》：『臧羊，其脂可以已腊。』郭注云：『治體皺腊。』腊與𠄎通。《集韻》𠄎又音錯，《考工記·弓人》：『老牛之角紛而昔。』鄭眾注云：『昔讀為交錯之錯，謂牛角角理錯也。』《北山經》：『帶山有獸焉，其狀如馬，一角有錯。』注云：『言角有甲錯。』義並與𠄎同。」……

「昔」、「腊」有粗糙皺皺之義。《集韻·鐸韻》：「昔，角也。《周禮》：『老牛之角紛而昔。』」《山海經·西山

經》……〔引按：經文及郭注已見上引〕郝懿行云：「《說文》云：『昔，乾肉也。』籀文作腊。此借為皴腊之字。」「腊」訓「皴」，引申之義也。皮肉粗皴，字亦作「皴」。《集韻·藥韻》：「皴，皴也。」〈鐸韻〉：「皴，皴也。」用指厲石則作「厝」，累加偏旁則作「礪」。《集韻·鐸韻》：「厝、礪，《說文》『厲石也』，引《詩》『他山之石，可以為厝』。或从石。」「厲石」而名「厝」者，蓋以其質較為粗糙也。粗石曰厝，細石曰砥。以其磨礪金屬，故又作「錯」。《說文》引《詩》「可以為厝」，今〈小雅·鶴鳴〉作「錯」，鄭箋：「錯，石也。可以琢玉。」用指木皮粗皴皴裂則作「楷」，亦作「檝」。「楷」即「昔」之加旁字，「檝」即「皴」之加旁字也。《爾雅·釋木》……〔引按：經注已見上引〕邢昺疏：「木皮甲羸錯者名楷，亦名皴。」《集韻·藥韻》：「檝，木皮理麤也。」《正字通》：「檝，俗皴字。」用指龜甲粗皴皴裂、兆文不晰則作「皴」矣……。「皴」者，謂龜甲灼燒火猛而皴皴也。「皴」即「昔」、「皴」之俗字，以其言兆象，故从兆作。言木則作「楷」、作「檝」，言皮則作「皴」，言肉則作「腊」，言石則作「厝」，作「礪」、「錯」，言兆則作「皴」矣，用意正同。然則「皴」之音義，可得而說也，其音與「皴」同，其義亦與「皴」近，此特指龜甲皴皴，兆象不晰也。《說苑·權謀篇》作「燿」，「燿」者，敗也，兆象不成也。與此文言龜，義正相同，亦可證「皴」字之義也。（下略）²¹


表「皮肉粗皴」義之詞{皴}（此用外加花括號的方式標示其「詞」，下文皆同），見於出土文獻之例如，《上博（二）·容成氏》講大禹治水之辛勞，簡 24 謂「面軛（𠂔）錯（皴）」云云；《上博（九）·舉治王天下》之「禹王天下」部分，簡 31 謂禹「首（手）𠂔（句）




21 楊寶忠：《論衡校箋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下冊，頁 771-773 注 18。


旨（指），身鱗（鱗）錯（皴 / 錯）」云云，蔡偉先生解釋說：「簡文是描寫大禹治水之辛勞，以致：『手彎曲而不能伸展，身之膚理也羸皴若魚鱗了。』」²² 其文後蕭旭先生的如下評論，亦頗有可參：

……「皴」是皮膚乾枯開裂義的分別字，「檝（楷）」是木皮乾枯開裂義的專字，其義皆相因。敦煌寫卷 P.2011 王仁昉《刊謬補缺切韻》：「楷，皮甲錯。或作皴、楷。」「楷」疑是「楷」形譌。《篆隸萬象名義》：「皴，橫字，暗字。」呂浩誤錄作「橫字，腊字」，但校語指出「『橫字』疑當作『楷字』」則是。……皮膚乾枯開裂則羸糙，字亦作錯（「交錯」字本作「遣」），《爾雅》：「楷，皴。」郭璞注：「謂木皮甲錯。」《集韻》：「錯，物理羸也。」粗磨石為錯，摩擦亦為錯，皆取粗糙為義。²³

按「粗糙」、「粗惡」義之「粗」，以及「皮皴惡」義之「皴、羸 / 羸」等字，與「錯」應該也有語源上的聯繫（「且」聲與「昔」聲字相通之例習見）。亦常與「粗」通用的「牖 / 牖」字，从「月」聲而以「角」為意符，應即表「角之粗糙」義，即前引《考工記·弓人》鄭眾注所謂「牛角牖理錯」云云。古文字中的「角」字之形本身，亦有表現其「昔」即「理錯」的部分，正可與△形相聯繫為說：



 商代晚期角戊父鼎（《集成》1864）

 《合集》20533  《合集》5495  《合集》34712

第一形尚較為寫實，甲骨文字則已多作中間為「欠」形者（同類形除上舉例外尚頗多），一直沿用到後代，小篆「角」字形尚如此

22 蔡偉：〈釋「百𠂔旨身鱗錯」〉，2013年1月16日。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。檢視日期：2021年4月20日。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1993>。

23 同上注。

作。試設想，如將「欠」形平面展開多寫幾重，就成為△形、（前舉《合集》3523「昔」字下半）等了。






殷代銅器中，整體象形的牛尊、牛觚或是牛形紋飾，其表現所謂「牛角犄理錯」或亦即我們所謂角部「粗糙皺皺」的部分，亦頗可與△形相對比印證。其例甚多，各舉一例如下：



殷墟花園莊東地 54 號墓出土牛尊 (M54:475)²⁴




口冊勺 (《集成》9909) [可對比前舉《合集》8725「藉」字]

進而言之，所謂相錯、交錯等之「錯 / 造」，顯亦與「腊、𪗇」等之「粗糙皺皺」義有明顯自然的密切聯繫——所謂「粗糙皺皺」之形，其紋路或裂紋之間的關係，即亦可說為「相錯」。所以如前文所述，如果著眼於「表示抽象意義」這一層，則像陳邦懷先生所謂，△即相錯之「錯」的表意初文，實亦未嘗不可。只不過，陳說所謂「齒牙交錯」云云尚略嫌不確，因為真正表現「齒牙」交錯形者係「牙」字本身，如西周春秋金文之形、、等，說形不必言「齒牙」。

「乾肉」或「小物全乾」（《周禮·天官·腊人》鄭玄注）義之「腊」，其形亦具「粗糙皺皺」的特徵，顯然即得義於△。△形後來不再獨立成字，其義保存在了以之為基本聲符的「腊、𪗇」等字中。相類的文字演進關係，其例極多，不必贅舉。同時，「昔」字以△為聲符，但其義與△之義實在是看不出甚麼必然聯繫；所以「昔」應該就是一個普通形聲字，其字形中並未蘊含多少所謂「文化信息」。




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：《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25。





貳、論「𪗇」形的真正來源


傳統認識所謂，殷墟甲骨文的類字形就是《說文》中的「𪗇」字，此看法長期被視為定論，似從未見有人發表過懷疑。我自己也是在重新研究「昔」字過程中，才對此產生新看法的，故本文放到一起講。

一、甲骨文所謂「𪗇（災）」的一般認識及補充說解



（一）



殷墟甲骨文中表{災}者，最初用表意字，後來加注「才」聲，或用其他从「才」聲之字。早期卜辭多見水災之「災」的表意字形作、等，研究者一般從羅振玉說認為「象橫流泛濫」云云；與此相關聯的，「水」字的一般形體，研究者多說為中間一筆「表水流」、兩側小點「像水滴」云云。這些講法，都還可以補充說得更加精確一點。



我們知道，早期古文字中的「水」，其義是表「河流」，與以多寡不一的「小點」形表「水滴」或「汁液」，兩者是有嚴格區別的。²⁵殷墟甲骨文中相關諸形，以後世字形衡之，標準的「水」是對應類形，「川」字是對應類形。但是，第一，「水」、「川」音義皆近，應本即一語之分化；²⁶第二，早期古文字中二者實難嚴格區分開。綜合來看，應理解「水」與「川」字其共同的較完整原始之形為，象河道與其中河流之形。其兩旁筆畫代表河流兩岸，中間作一曲筆形者係表示河道中部水流較急的「直流」、「涇流」之形，這一筆兩邊的小點則表示近岸處較緩的水流。所謂標準之「水」形，實係



25 參看雷縉碕、喻遂生：〈甲骨文字符「水」的表義功能及「𪗇」字新釋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2年第3期，頁81-83。另此文未提及的甲骨文「沓」字，看似為一例外，但亦正有其理。即徐鉉所謂「語多沓沓，若水之流」，其字从「河流」義之「水」，係誇張的表現手法，即後世所謂「口若懸河」，《詩經·小雅·雨無正》所謂「巧言如流」云云。

26 參看沙加爾（Laurent Sagart）著，龔羣虎譯：《上古漢語詞根》（*The Roots of Old Chinese*）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173-174。


省去了代表「河流兩岸」之形的兩曲筆而成。一般以類形為標準之「川」者，係省去了小點形。類形則介於二者之間，現一般釋「川」，其實亦未嘗不可釋「水」——二者在當時本就是區分不嚴的。除了在「涉」、「淖（潮）」等字中作意符可通用之外，卜辭中其字之用法亦或不別，例如：

(1A) 壬申卜：目喪〔明？〕，火言曰：「其水（）。」
允其水（）。

(1B) 壬申卜：不允水。子（占）曰：不其水（）。（以上《花東》59）



(2) 〔戊〕寅（15）卜，出，貞：己卯（16）王其水（），〔不？〕出（有）彗。（《拾遺》234〔《奧岳齋》046〕）〔出一類〕〔引按：原釋文已指出，《合集》10154、《前編》4.12.7（賓三類）與此應係同時卜同事：〔戊〕寅卜，爭，〔貞〕：翼（翌）己卯〔口〕其水（）。〕



(3A) 丁亥卜，貞：*汝出（有）疒（疾），其川。



(3B) 丁亥卜：*汝出（有）疒（疾），于今二月弗川（）。

（以上《合集》22098；字形採自《乙編》5825〔午組〕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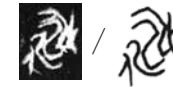
其辭皆與疾病有關，諸形應係表同一詞。至於到底相當於後世的何字及其具體意義，則尚待研究（暫可判斷「水／川」應係疾病進展過程中不好的狀態）。






同理，甲骨文中如（《英藏》540）、（《合集》33136）那類字形（皆作地名），其實也應該就是「水」或「川」字的繁體。一般釋為《說文》所謂「二水也」之「林」字，是毫無必要的。

由以上所述，再來看早期卜辭多見的表{災}之、類字形，實應理解作「以抽象的表意手法」表「河水水流之大／河流氾濫成災」義，係將「水／川」之形加以特別改變，其三筆皆「故作曲折」，來表現「河流的特別狀態」。早期古文字中此類例頗多，最典型者如所謂「豎目形」之「臣」——人的眼睛，實際上是不可能真像「臣」形那樣「豎起來」的；在「監」字、「翌」字中，「目」


旁寫作「臣」形，實係分別代表「向下看」與「向遠處看」之「眼睛的不平常的狀況」；「臣」字本身，其說解亦可謂眾說紛紜，我贊同將它講為本係為「瞋目」之「瞋」（「睜大眼睛」義）所造表意字之說，²⁷ 用作「臣僕」義純係出於假借，亦並無多少另可發揮之處。「臣」字難以說為「象形」，、等亦難以說為所謂「象橫流氾濫形」。

《安陽博物館藏甲骨》118 殘辭有如下一字：²⁸



釋文原釋為「禱」，顯然不確。²⁹ 我認為應釋作「兆」字的繁形異體。我們知道，甲骨文中「兆」字多从一般的「水」形作、、和等，水／河流兩側為一正一倒的兩人形或相背的兩人形，以「因洪水到來而各奔東西的字形來表示『逃』」，³⁰ 「逃」字之表意初文。上舉字形兩「人」旁亦一正一倒，而中間與「河流」有關者則「故作屈曲」（可對比《合集》36952「兆」字形），這部分亦應理解為係以抽象手法表「洪水氾濫」義。


（二）

此外，甲骨文中還有一類表{災}之形，即本文重點關注的所謂「𣵀」。先來看《說文》的有關字形與說解：

𣵀【𣵀】，害也。从一雝川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川雝為澤，凶。」（〈川部〉）

27 參看汪寧生：〈釋臣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汪寧生論著萃編》（昆明：雲南民族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上卷，頁392-396。

28 安陽博物館編：《安陽博物館藏甲骨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133。

29 同上注，頁42。所引「〈試讀〉79」（王宇信：〈試讀《安陽市博物館藏甲骨文字》〉，《中原文物》1981年第3期，頁45-46）即釋為「禱」；按其所謂「『禱』字從郭沫若《殷契粹編》考釋第四十頁所釋」云云，即《殷契粹編》243=《合集》27197，其形作，與此完全無關。

30 沈培：〈從西周金文「姚」字的寫法看楚文字「兆」字的來源〉，收入張光裕、黃德寬等主編：《古文字學論稿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323-331。